

2020年第143期(总第152期)

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动态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STUDIES
REVIEW

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
TSINGHUA UNIVERSITY

国际战略安全研究领域新论点

美中关系

1、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在实现美中实力平衡上取得战略突破。

特朗普与尼克松一样，以一种全新的目光审视中国。鉴于中国在过去数十年的发展，这种重新审视是必要的。特朗普不断强调重新平衡美中关系的必要性，并把中国的经济与军事扩张列为美国面临的长期威胁，特朗普政府为此制定了全新的对华策略。有人对尼克松的对华策略进行了批判，认为是尼克松政府帮助中国进入了国际社会。但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美国对华策略是正确且具有战略眼光的，不仅包括建立贸易关系，还能从地缘政治上提升美国对越南与俄罗斯的优势。但中国在过去数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南海等问题上也表现的日益强硬。中国不断重新评估与调整国家战略，但美国政府的对华策略始终未得到及时调整，这导致两国实力平衡发生变化。特朗普政府及时将对华政策的重点调整至保护美国方面。在中国对美国采取公平、互惠的政策前，美国政府还有可能采取更为强硬的措施。

——哈得逊研究所网站 7 月 23 日发表该智库高级研究员迈克尔·菲尔斯伯雷的文章《如同尼克松，特朗普有机会建立一个新的美中关系框架》。<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257-like-nixon-trump-has-the-opportunity-to-build-a-new-u-s-china-framework>

2、美国短期将降低对华外交政策问题重要性。经济学人智库发布报告称，若拜登胜出，他在上任后第一年或许不会触及对华贸易，

而把更多精力放在结束封锁后的经济复苏上，这将导致美国降低对华外交政策问题的重要性。但由于华盛顿已将中国定位为战略对手并获得两党认同，对华关系将依然面临一些关键障碍。该报告对“拜登政府”提出三点预测：第一，降低部分现有关税（尤其是中国制造中间产品的关税），通过其他措施支持美国工业；第二，继续审查中国对美投资（尤其是高科技部门），加大美国企业向中国输出敏感技术的难度；第三，通过加强在欧洲和亚太地区的外交接触，鼓励美国盟友自行从严审查中国政府引导的投资。此外，美中安全紧张关系仍将存在，外界认为拜登将让中央情报局和五角大楼充当对华外交政策的智囊。南海等问题将不会是拜登初期施政重点，中国或在短期内赢得贸易战胜利。瑞银集团则认为，拜登将采取“全球主义”策略，但也许会将矛头对准战略供应链。

——美国《福布斯》杂志网站8月5日发表该网站记者肯尼思·拉波扎的文章《想象拜登担任总统期间的美中关系》。<https://www.forbes.com/sites/kenrapoza/2020/08/05/imagining-us-china-relations-under-a-biden-presidency/#6d88d80f5753>

3、兰德公司设想 2050 年中国可能情景并预测美中关系趋势。

在未来 30 年内，中国实施其宏大战略的成功与否将会影响其基本国情。完全胜利和从内部崩塌的可能性都不大，最可能的情况是占据优势地位或停滞不前。美中关系将因中国国情不同而呈现三种态势。首先，平行伙伴型是美中关系 2018 版本的延续，这是占优势或停滞不前的中国国情最可能伴随的美中关系状态；其次，成功与顺利实施战略的胜利中国将变得更为自信与强硬，因此可能与美国发生冲突；最后，如果中国从内部崩塌，中国政府将集中精力处理严峻的国内形势，因此将与美国呈现分离趋势。为应对中国相关情况，建议美国军方改善长线补给能力，加强威慑能力，提升与盟友的配合。此外，为了压

制中国目前正在蓬勃发生的侦察 - 打击一体系统, 美军应当建立高度有效、快速反应与恢复能力强的海上与空中力量。

——兰德公司网站 7 月发布该智库高级政治学家安德鲁·斯考博尔、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艾德蒙德·伯克和考特兹·库珀等人撰写的报告《中国的宏大战略》。https://www.rand.org/pubs/research_reports/RR2798.html

4、美国及其盟友需就中国可能的变化做好准备与预案。美国需要根据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提前准备潜在的替代方案, 并在必要时对战略、作战概念以及军事和安全系统进行调整。中国和整个印太地区的未来轨迹是不稳定的, 到 2035 年, 该地区战略格局极有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根据 15 到 20 年后可能存在的发展变数进行分析, 中国的未来可能有以下四种选项: 一, 顺利实现“中国梦”; 二, 中国遭遇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挫折, 但到本世纪 30 年代末仍能持续发展; 三, 严重的经济、社会、国际和政治困难会导致政治异见不时爆发, 可能出现一个具有强势国际立场的民族主义政权; 四, 推行深层改革, 改变国家发展方向, 与西方建立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综上, 中国目前战略形势的特点是多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美国及其盟友需要针对各种可能性做好准备与预案, 就中国可能的变化设立一个计划体系。未来几十年, 美国与盟友若能密切合作, 将可能重塑地区未来局势, 也可能对中国中长期的决策轨道产生影响。目前美国与盟友之间磋商、协调计划与联合行动的机制还不完善, 需要进一步优化来与目前局势相匹配。

——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网站 8 月 6 日发表该智库客座高级研究员罗斯·巴贝奇、研究员杰克·比阿奇与普林斯顿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阿龙·弗莱德伯格的文章《龙的走向如何, 美国盟友应清醒认识中国战略轨道》。<https://csbaonline.org/research/publications/>

which-way-the-dragon-sharpening-allied-perceptions-of-chinas-strategic-trajectory

5、美中经贸协议及贸易战对美国来说不值得。特朗普发动贸易战是以美国经济为代价的。从宏观层面看，多份研究数据表明，美中贸易战对美国就业、国内生产总值、股市均造成打击；从微观层面看，美国公司、就业者、消费者、农民遭受不同程度损失，实际上不同程度地为贸易战买单；从效果看，美中贸易逆差在一段时间内不降反升，后虽有所减少，但因美国对欧洲、墨西哥、日本、韩国等的贸易逆差增加，美国整体的对外贸易逆差并未减少。另一方面，尽管中国也遭受到了经济上的打击，但这显然不足以令中国屈从于特朗普政府提出的重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要求。即使双方已经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但协议大部分内容与中国一开始的提议相类似，而这些内容与美国为此付出的巨大经济代价相比可能并不值得。总体来看，第一阶段协议和贸易战不仅未能从根本上解决美中贸易关系结构性失衡问题，还严重破坏了美国经济。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8月7日发表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拜登总统竞选非正式顾问何瑞恩与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亚伯拉罕·登马克的文章《痛苦大于收获：美中贸易战如何伤害美国》。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20/08/07/more-pain-than-gain-how-the-us-china-trade-war-hurt-america/>

6、后疫情时代，美应利用发展中经济体中的反华情绪，以对抗中国。全球化不会因为新冠疫情而消失，孤立的经济体系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各类需求。但下一阶段全球化将对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和自由

贸易进行一些限制。企业将不得不根据本国政府立场而重新定位其供应链，并打消股东不切实际的增长预期。此外，后疫情世界的全球化将更加注重区域内贸易，缩短部分产品供应链，以及政府将指导和支持被认为对健康安全或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产品生产和采购。疫情进一步加强了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但在（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国内生产面临双重挑战：首先，制造业仍造成污染，需要降低有关（环保）标准；其次，为使国内生产可持续，需要大量初始补贴以及低于预期的薪资，以便与发展中经济体竞争。在外国直接投资方面，随着（2021年底）全球经济复苏，投资者将寻求更具弹性的价值链项目。与此同时，更多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可能在卫生、IT 和电信等领域对外国投资设限。其中，美国、加拿大、印度、南非、澳大利亚和欧盟部分国家将加强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投资的审查。值得注意的是，新冠疫情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以及中国在亚洲和非洲更加强势的姿态，令发展中经济体的反华情绪上升。各国政府需要让本国经济远离中国，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成为西方市场制造业和服务业产品的供应来源。如果西方企业加大力度调整供应链以减少对华依赖，许多发展中经济体将从中受益。但在这一调整稳固之前，发展中经济体还需要增强自身实力，并与中国保持良好的经济关系。为提振国际贸易，美国等西方国家可从以下三点着手：第一，向发展中经济体提供医疗援助，包括提供疫苗和加强基本医疗基础设施；第二，通过相关政策而非强制紧缩措施来减轻发展中经济体债务上升的影响，以加强政治稳定；第三，尽可能鼓励国内生产商和外国投资者投资数字技术，以改善远程工作条件，从而减少人口高度集中。

——美国史汀生中心网站 8 月 7 日发表对该智库高级研究员西玛·葛洛特的采访文章《疫情对国际贸易的挤压》。<https://www.stimson.org/2020/the-pandemics-squeeze-on-international-trade/>

7、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加大承诺不符合其利益。如果认真评估美中两国军队的能力以及战争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就会发现美国在防卫台湾问题上不断加大承诺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在台湾问题上，防卫的风险与代价主要在美方，但胜利的利益主要在台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除了在战争中可能损失的生命与舰船，美国还需要在地区维持强大的军事存在，这将给美国军费带来沉重负担。在并未直接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冒着军事失败和金融破产风险干预台湾问题，对美国来说是不明智的。以此同时，中国近年不断发展反介入 / 区域拒止能力，加大了美国对中国发起进攻的成本。美国防卫台湾最佳策略应是帮助台湾提升自身反介入 / 区域拒止能力，增加中国政府进攻台湾的成本并使其知难而退。

——美国《国家利益》杂志8月6日发表该杂志资深撰稿人丹尼尔·戴维斯的文章《美国能否成功抵御中国进攻台湾》。
<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skeptics/can-america-successfully-repel-chinese-invasion-taiwan-166350>

中印关系

1、美国应尽量争取与印度建立更紧密关系以应对中国崛起。对中国崛起的担忧与近期中印边境冲突将印度推向美国及其盟友，但印度不会为了对抗中国而改变其不结盟路线。若印度与美国及其盟友合作，以其人口结构与市场规模的优势，完全有潜力成为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力量。因此，美国及其盟友需要做好与印度长期进行合作的计划，还需在双方利益发生分歧时采取更为容忍的态度。例如，印度在有意识加强与俄罗斯关系，有媒体报道称印度有意邀俄罗斯加入以美国为首的印太框架。这充分体现出印度政府信奉的“多极世界将提供更多机会”的理念。美国可给予印度更大的战略空间，比如允许其与俄罗斯合作，以加强与印度的合作共同对抗中国。印度虽然不愿改变

其不结盟路线，但在中国崛起的压力下，美国政府应当尽量争取与印度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

——美国《外交政策》网站 8 月 7 日发表大西洋理事会高级客座研究员阿特曼·特里维迪的文章《印度无意成为美中大国竞争中的一粒棋子》。<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08/07/india-doesnt-want-to-be-a-pawn-in-a-u-s-china-great-game/>

2、印度不会改变不结盟战略但将调整对华战略。虽然有很多国家在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但竞争方式与立场均不同，一个总部设立在华盛顿的反华联盟是不存在的。与中国进行竞争的国家远远超出了美国的盟友体系，也并非为美国所描述的“大国竞争”而战。这些与中国进行竞争的国家与中国保持着不同程度的接触，大部分在经济上与中国有紧密的联系，难以与中国彻底决裂。另一方面，美国也不是一个全力以赴的竞争者，不仅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还时常欺凌盟友。印度在传统上一直避免选边站，尽量保持“战略自治”。尽管如此，印度决心与中国进行更为激烈的战略竞争，这一点是相当明确的。因此，中印边境冲突不会将印度推向美国的盟友体系，但印度会重新对重点工作进行排序。印度决定加强在印度洋的军事存在，并可能邀请澳大利亚参加联合海上军演，是印度进行战略调整的新指征。

——东亚论坛网站 7 月 27 日发表美国亚洲研究局客座研究员阿桑·塔拉波拉的文章《印度不需要冷战联盟》。<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7/27/india-does-not-need-a-cold-war-alliance/>

南海问题

1、东盟国家应共同行动采取更强硬立场，以防中国取得南海实际控制权。东盟十国中仅有四国提出南海主权声索，且成员国利益存在根本分歧，极大限制了东盟对中国采取统一行动的能力。此外，对

相关国家来说，由于与中国经济关系逐渐加深，对是否“声讨”中国在南海的行为摇摆不定。当前，许多东南亚国家因新冠肺炎疫情面临经济衰退困境，相关国家在南海对抗中国的压力也进一步增加。东盟国家若想避免中国合法化其主权声索并在南海建立事实上的控制权，就必须共同行动。尽管在制定东盟共同应对南海问题的对策方面仍存挑战，但对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的重视和强调有助于东盟国家团结一致。在6月份举行的第36届东盟峰会上，主席声明明确提到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解决争端的基础。这种“更强硬”的东盟立场可以归因于越南作为东盟主席国的领导作用，东盟向前迈进的关键是保持目前的势头。

——东亚论坛网站7月24日发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海上安全项目副研究员李颖慧（音）的文章《东盟准备好在南海与中国对抗了吗？》。<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0/07/24/is-asean-ready-to-stand-up-to-china-in-the-south-china-sea/>



本期责编：周武华、陈曦

支持单位：参考消息报社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办公地点：清华大学明斋 217

联系电话：010-62771388

电子邮箱：ciss@tsinghua.edu.cn